

懿言日錄



續

炎 緒 至 午 中  
夔 津 河 廣 仁  
堂 重 杉 古 棠  
疎 鐘 陽 署 榆

民國  
書局

273931



懿

言

曰

錄

國  
籍  
印  
志

不  
清  
書  
館  
藏

民國  
書局  
藏  
書  
圖  
記

273931



江蘇崑山縣志

王喆生字醇叔號素巖明舉人志長孫父孚字甘谷工辭翰蚤世喆生弱冠以青浦籍補諸生授徒養母時故明諸生朱用純以理學倡導後進喆生從受學沈潛反覆於四子五經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諸書與同學數人嚴立課程互相稽考無間寒暑學以大進康熙十六年特行鄉試以例入監舉順天鄉試第一北元南籍自喆生始二十一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爲蔚州魏象樞睢州湯斌器重二十四年充會試同考官得孫勤以下八人皆知名士尋乞假養母歸所居書室與母警咳相聞顏曰侍廬有園曰

謚言日錄

趙恩第

一

廣仁堂  
肆百參拾貳

半枝良晨佳夕輒以小艇奉母游觀其間侍養二十餘年母歿益絕意仕進以造就後來爲事喆生自得力用純之學置日記以自省察終身不輟撰謚言日錄儀封張伯行稱其精深廣大比衛武公抑戒其教人必根柢經史探源性命而後及於文章事業家居五十年撫藩大吏及邑令或以政問必切實正告不干以私修學宮者再嘗偕司諭梁于淇步行烈日中催集輸款人皆感奮葺工邑中魚鱗信冊久失田賦混淆二十六年喆生致書巡撫趙士麟指陳利弊已允行而宵小吳文鑑故嘗於十九年清丈時舞弊灑派至是其黨阻撓之遂止三十六年巡撫宋學奉

旨清丈詰生上條議十八則允準施行既而任事之員相繼遷去迫於郡限草率竣局詰生引爲平生大恨事又以邑中漕糧民收民兌而丁強民弱需索爲累著漕規條議四則草漕糧呈稿請官收官兌與巡撫張伯行剴切言之卒如所請其他兩修試院設粥賑饑經理南鄉社倉修造名宦鄉賢祠請崇祀名宦鄉賢請興築隄岸兼濬田間河道於凡調卹鄉黨敦睦宗族之事靡不殫竭心力以期有濟年八十一卒所著有素巖文鈔詩鈔日錄別錄若干卷子景獻別有傳希正字友韓跋武字臥侯俱康熙癸巳舉人並有文行

懿言日錄

趙恩第

二

廣仁堂  
藏書



懿言日錄

相在門人王喆生素巖氏敬述

脫除俗見方能勉強爲善

朱子釋無衣之詩有云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有味哉是言也治一身之道亦猶是矣厚重質直爲善之資也驕惰浮靡爲惡之具也委爾不振終其身無一事可爲者驕惰之氣勝浮靡之習深也

凡事不可存成見於胸中讀書有成見則理不化處事有成見則情不通

懿言日錄

一

廣仁堂

增一分冀倖加一分煩惱能無求者方能自樂三復衡門旨趣深長

極微事有自利之念知其非也故欲護之三戰而後勝蓋克己之難也

范增言漢高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乃知今日貪財好色之徒直是無志人苟欲稍自樹立此二者正須視若酖毒而遠之

平時幽獨操心須似對千萬人到得置身千萬人中卻似無一人在前

立言之道。既須中理。又須入情。中理則能服人。入情則能動人。既須得體。又須居要。得體則言不輕。居要則言不煩。交未深而妄與通財。後必有言。

名之所居。謗之所集也。利之所歸。禍之所伏也。蓋利與名人。所同欲。故見有名者必忌。忌則生謗。見求利者必爭。爭則致禍。是以君子不居無實之名。卽實至而名隨。猶當處之以謙。不求非義之利。卽義中自有利。亦當居之以儉。

亮儔兄許王令。撫軍具疏題叅。此邑中最快事。人無不爲兒稱幸。然余實有隱憂。以天下極快心事。正禍機所伏也。神龍之不見首。所以神與。

懿言日錄

二

廣仁堂

訟之象曰。作事謀始。此局一大訟也。究始謀之失。誰實任之。吾輩於一言一動。皆當推究到流禍。至極處自無妄舉。

訟之端。大半起於貪之一念。上思剝其下。下思侵其上。皆貪也。貪也者。求利之謂也。至於訟。則害甚矣。可見求利者。其害無窮。此須三復。孟子首章書義。

人有怨於我。亦有不可忘者。但當就事論事。移之別事。卽遷怒矣。子曰。以直報怨。今人之報怨。皆有傷於直者也。

作事存急欲竣事之想。最害事。事無大小。皆須躊躇顧盼。使心有餘於事。則事中之委折畢露。若事到眼前。先存一厭倦之念。苟且塞責。則事之遺漏處。過誤處必多。雖做猶不。



做也。余坐此病最深。所宜省惕。

人只道聖人無思無爲。任天而動。不知其應事煞有氣力。只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二語何等智深勇沈。旣曰懼。又曰謀。又曰成。看一成字。便知事到聖人萬無不成之理。桓元子不勝則不博。此英雄之見。與好謀而成之意則同。

與雲章論讀書砥行之道。及論語行己有恥章。雲云。聖人固重體用兼全之士。然兩言其次。俱撇開用。只說體。可見聖人用意所在。余問必信必果。與孝弟兩種人。分量如何。雲云。兩下等級固大異。嘗謂孝弟二字中。分量最不同。說箇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直是滿孝弟之量。毫無虧欠。豈必信

諫言日錄

三

廣仁堂

必果者能及。又謂孝道中最麤淺是晨昏定省。冬夏溫清。今日爲子者。豈必廢此禮爲不孝。蓋定省原不必拘定晨昏。但今日間。嘗有依依不忍舍其親之念。自覺得多與親說幾句話。也是好的。此方是定省意思。如遇著冬天寒氣侵肌。覺得自己身上單薄。自然想到父母身上單薄。此念發於自然。故冬溫之禮不可廢。夏清亦然。今人只此麤淺處能盡道已難。何論其他。可見稱孝稱弟能滿這孝弟之量。甚非易事。又云昔年我親存日。奉養時亦有此等念頭。但不盡心不盡力處儘多。至今追悔無及。嘗自述養親說頗詳悉。大旨以得親歡心爲主。若不得其歡心。雖日奉三

性之養何足爲孝。雲章至性過人。故言及孝友。字字流血。余聞之悚然。自覺生平天性浮薄。不可爲人子。俯仰雖寬。直無容足處也。

字載言吳中士大夫。全不講究喪禮。或儀文習熟而不足於哀。或誠意惻怛而未嫻於禮。均爲不孝。其言良是。然竊念人子得事吾親之日。不能致敬致愛。博晨夕之歡。不幸至於大故。雖使哭泣盡禮。事事中節。豈有補乎禮云。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此悔在送死也。若不能養生。其悔更當何如。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詳味此言。可見凡我同類。皆當引爲同體。所謂同體者。利則與共。害則與恤。實有痛癢相關之意。古聖所謂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正此意也。吾輩一室相與之人。情若扞格。其生平疾苦憂愁之狀。置若罔聞。如此冥頑。其病豈止不仁而已。

十園陳翁齋中讌集。言冀州公在任時。有巡按魏公問崑山陳懋德是同宗否。公答云。懋德本姓蔡。並非同宗。未幾報蔡公復姓。前輩之不肯依附人如此。時栢廬朱先生在座。聞之慙然。命余曰。人須腳踏實地。卽此可見。



見張帶山先生。先生自言病中灑脫之狀。可覘其心地清明。余問先生。吾輩只爲汨沒世味。心境昏濁。如何洗得。先生云。我看來。直是無味。今人動言甘苦。不知其所謂。甘者非真甘。苦者非眞苦也。又問讀書。先生云。只須體究四書五經中語。舍此他求。便是異端。

略遇拂意境。便足增長學問。可見生于憂患。

讀衡門詩。須翫首章兩可字。二章三章兩必字。從可字著想。無限安樂。從必字著想。無限憂戚。

黃陶菴先生論文云。治經欲鉤其深。觀史欲馳會其事。理經

史二物。眞學者之左右手也。然不治經而欲觀史。譬之持

懿言日錄

五

廣仁堂

無星之秤。不足以衡物。不養其心氣。以求合於道。而欲治經。譬藝無根之花。生氣盡則萎矣。今日文章家。亦有知經史之不可偏廢者矣。其所謂養其心氣。以求合於道。能知之乎。然古之深於文者。未有不爲是言也。

詩宗毛鄭。歷漢唐未有別解。至紫陽乃欲翻千古之案。似駭

人聽。然觀其批駁小序。語雖嚴刻。要皆從虛心平氣中出

之一衷。乎理之是。非有意立異也。宋明以來解經者。半遵

註疏。往往詆紫陽爲不知詩。如仲輿郝氏。其尤甚者。先王

父刪翼一書。雖据傳箋。而未嘗操戈於朱子。議最平允。竊

嘗紬繹兩家之說。而折衷之大抵。詩之爲教。平易通達。不

執一解。觀古書引述詩詞。多取斷章。意可知。已魯論載可與言詩。惟子貢子夏。一則因學悟詩。一則因詩悟學。夫子與之。可見沾滯固執。難於言詩。引伸觸類。是善於言詩者也。註疏之病。在附會穿鑿。必欲指其人與時。以實其事。或旁引疑似之說。以証之。未免涉於支離。而朱子之說。則非詩中實有其人。與切陳其事。不敢遽信其說。猶不失古人闕疑慎言之意也。特其於鄭衛之詩。強半黜他說。而謂之淫奔。此在詩中亦未爲有據。不知何以堅信若此。往見陶菴先生答侯氏兄弟書。有云。詩劄已錄及鄭風。大抵漢宋兩造。而微以己意讞決之。以先生之學識。剖斷必有當。惜不及見其書也。

懿言日錄

六

廣仁堂

刪翼一書。先王父四易稿。經二十餘年而後成。今藏家塾。苦無資付。厖氏余藉是編。得俯首聖經。聊且卒業。前人積累之勤。後生得享其逸。凡事盡然。此尤詒謀之大者。

凡事退一步。多少受用。

忠信之人。難得。

先生論鬼神之說。引魏莊渠語云。天地間止有一神。實可參味。

時勢當極難之會。只有盡分。其餘聽之於天。居易俟命。理是如此。



盡分正未易言。必使纖毫無遺憾。方可聽之於命。  
讀先輩制藝。清而不癯。靜而非枯。於玄澹中有高貴矜鍊之  
色。方是國器。鄧文潔得之。

姜西溟云。人生有不可悔者三。親在不能養。一也。少年不讀  
書。二也。立身一敗。三也。

已上庚申辛酉錄三十三條

房師李厚餘先生語。余居官之道。在不受人恩。無論攀援不  
宜。卽受人一絲一粟。亦不輕易。他日負之。則爲背恩。酬之  
必至失節。無甯澹泊自甘。令此身得自主乎。

陽明先生論臨場調養之法。最善。吾輩當此。未免有忙亂之

謚言日錄

七

廣仁堂

色。由平時工力未到。朝廷設科限以三年。此三年中精神  
貫注。自然件件停當。可以從容而應。往見唐文恪公家訓。  
言三年內。須作經文數百。書義數百。四書本經。溫看數轉。  
性理通鑑。繙閱幾遍。如此而尚不中。纔得言命。誦先輩語。  
想見精思銳力。以此享科名。庶幾無愧。

見葉詠菴先生。最以砥礪廉隅。正身率物之道。猶見前輩典  
型。

人動言有體有用。不知何者爲體。何者爲用。且人亦知體用  
合一。而不知體用之所以合一何也。余讀大學正心章。而  
有見。所謂體者。心是也。由吾心而發之事爲之際。大而經

綸參贊小。而日用細微皆用也。所謂有體者。不是空空守一箇心中庸以尊德性爲存心。下面致廣大極高明温敦敦厚皆是尊德性之事。則皆存心之事。必盡得此數者。而後心之體全。由是發之於事。無大無小。皆本於吾心而出之。皆本於吾心之無不盡者而出之。天下又何有事之不可爲。是以云有體者必有用也。

許子位先生令聞喜時。止攜一僕。布袍茹素。絕耗羨。省差役。簡爭訟。民愛之。如父母。令二載。遂乞休。百姓製衣爲別。不受。臨行。又賫路費以贈。亦不受。如此高風。何遜古人。當波靡之際。敦尚清廉。又拂衣知止。我思其人。願爲之執鞭也。

懿言日錄

八

廣仁堂

見魏環溪先生先生云。學者先須立志。志在一日終身以之。范文正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今諸君已成進士。尙當置天下於度外乎。國家設立制科。上舍。此無由取士。下舍。此無由進身。但當以人重科名。勿以科名重人。今人成進士。後便志在顯官厚祿。買田園。長子孫。須將此等念頭盡情掃除。方能長進。誠使志在天下。則自無暇及此等矣。又云。爲人當取法聖賢。凡事莫不有規矩準繩。聖賢者爲人之規矩準繩也。讀古人書。見古人名世者不一。或以理學。或以經濟。或以文章發其理學。經濟當思吾效法何等。勉強去做。去底於有成。而後已。



昔人云。不見黃叔度。鄙吝日積。可知氣象別。實足移人情性。余是日見魏公。自覺得胸次灑落。賢人君子之益於人。如病之有藥。飢之有飯。可不日親日近乎。

義利關頭。君子小人之別。靜思日間發。念義勝利乎。利勝義乎。回光返照。恐不爲君子而爲小人矣。可懼哉。

處卑末之俗。直須眼高於頂。若半要立己。半要徇人。必不能透徹。亦終歸於徇人而已矣。

臨深爲高學者。大病須是以古人爲法。則常覺不及處多。

信昭語。余太剛之病。余深服其言。然細思。剛在外形於詞氣之間者。當去。剛在內發於性分之際者。不當去也。余之動

懿言日錄

九

廣仁堂

輒多咎病。在詞氣之剛耳。若性分之剛。則正患其不到也。因此言而誤用之。流於委靡頹墮。含糊掩覆。其病更有甚焉者。又予之所不敢出也。

出門同人。是士君子極關係事。隘不可濫。不可然與其濫也。甯隘。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觀孔子於衛主顏雝。由於宋主司城貞子。可見聖賢未嘗苟爲交際。余近日所拜客。尙有一二可已者。

亦要辨出一箇義利。如爲義。雖交盡天下士。不得爲濫。若爲利。則一二人亦濫也。細思近日所謂一二可已者。亦或動於利心而然與。

最可畏者利心之動。利心一動則必害義。每讀先儒語錄。身心間便覺警動。有不肯自安流俗之想。敬兼動靜。然靜中不得力。又將何者爲動。所以周子太極圖說。並言陰陽動靜之理。而其後則專言主靜。蓋以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黃勉齋亦云。惟主靜可以制動。惟無欲可以主靜。見湯潛菴先生。氣剛而神和。理明而詞要。洵大夫之賢者。余問以流俗傾靡。有志者稍自修飭。見者不以爲迂。則以爲妄。如何。先生云。世風衰陋。以是爲非。誠有之。然秉彝之好。人心未盡泯滅。誠能卓然自立。歷久不渝。世亦且諒之。服之。只恐自身站立不牢。十分中有五六分中理。仍有三四分不中理。人把五六分好處拋卻。只指三四分不好處說。破綻畢露。爾時自己又不肯虛心承受。未免多方掩護。造就一箇剛愎氣象。人品大壞矣。在今日。還是徹底澄清。做到十分地位。卽有不是處。受人指摘。惟有痛自改省。直到無一毫破綻。時人自沒得說。

朱子語。刀刀見血。無一字不入人心腑。

說來說去。只是要人於大處得力。所謂大處不越方寸間事。

朱子云。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是光明。只被利欲昏了。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此條最爲喫



察今日須體認本體。如何是光明處。轉光明若不轉便是電光石火。纔明便息了。

字之有楷。詩之有律。俱一筆紊亂不得。精于楷者。然後能爲行草。長於律者。然後能爲歌行。天下事變化之妙。未有不從規矩而出者也。

對策大廷。臣子終身獻納之始。余有進策一條。言極愷切。覽者戒勿用。恐太戇。不得進呈耳。細思其言。亦爲得失起見。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應舉。亦不累人。此言真吾師也。余是日條對雖多未合。而進策不敢

懿言日錄

十一

廣仁堂

隱諱。非敢云有裨黼座。聊以養審諤之氣。亦微尙也。

見人輕開口。只是收斂此心不得力。朱子敬齋箴云。守口如瓶。可知存主處十分嚴密。

人無閒定氣象。只是世味深。道味淺。但此心頑定不得。實能看得富貴榮辱不足。動心實能見得喜怒哀樂自有天則。則此心不期定而自定。大學云。知止而後有定。今人不從知止入手。真然求定。何可得也。

湯潛菴先生云。如今人聖賢都從口裏做。聞此語。通身汗下。館中分滿漢書。年三十五以上。皆分漢。余年方壯。而精力甚憊。頗畏清書。擬以情告。讀明道先生訓云。職事不可以巧。

免遂不敢言。是日亦竟分滿書。

學者於科名外。知別有自立識趣。便不凡。有治心之書。有經世之書。體用全矣。詞章其末也。余喜讀治心經世之書。奈時尙詞章不能廢。徇末忘本。如之何。學問從舍字入手。孟敏破甑不顧。是此意。

此心宛然一鏡。其靈明之體。本自具者也。塵垢日積。至掩其光。必盡力磨刷。則積垢去。而本體露。萬象森然畢照矣。然本體既露之後。若不時時拂拭。則塵垢又將日積。所以日新又新。功不可間。先儒釋明明德之義。有云。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因已明而繼續之。使之無時不明。正此意也。

懿言日錄

七

廣仁堂

說而止。節之義也。近思錄中語大可思。

凡事須想一箇恰好。卽語言之節。要恰好。便難不煩不簡。不疾不徐。不亢不辱。此方是恰好。聖人立教。分爲四科。言語其一。亦非漫然可得當者。

靜思慮以養神。謹嗜欲以養身。慎言語以養德。絕徵逐以養望。勤職業以養材。勵躬行以養性。

謁崔玉階先生。余問先生以讀書之法。先生云。讀書之法。惟求自得。能將聖賢言語。勘到與吾心相印合處。方是自得。又問先儒語錄。何者宜讀。先生云。凡語錄皆宜讀。但其中



或有出入。今日相勉。還是讀聖人之書。先生又云。初入仕途。宜先厲固窮之節。

校正清書字頭。余質鈍於此道。茫無入手。當堅下人。一己百之功。彭文治語余。凡職分所當盡。雖灑掃負戴亦當爲。況遇文章之事。惟有俯首盡力。循序致精而已。文治器宇甯澹。口不言學。自有儒者氣象。卽此等語。可想其素位而行。余深媿弗如。

人大不孝者二。一則忘身徇欲。一則辱身賤行。有一於此。其他雖有孝行不足稱也。

館師阿蘭泰力持清節。卽館中常行禮數。一槩屏絕。同人無

懿言日錄

三

廣仁堂

不感歎。因知天下失人心事。最是要錢。若不要錢。便是太平景象。

懷刑之義。士大夫尤宜謹凜。身居民上。自謂生殺惟我。任意恣肆。豈知一干禁網。不能自庇其身。真可做畏。今日舉一念爲一事。動思與國憲有礙。若一蹈非爲。便是天地間有罪人。慎之慎之。

與立齋夫子言社倉之法。不惟可惠貧。且可保富。任其事者。邑中固需端誠才幹之彥。而深悉里中贏虛之數。善爲調劑。尤在各鄉耆老。擇其家之稍盈實者。專司出納。令與邑中紳士遙相呼應。倘此輩有無妄之災。則護持之。彼知卽

此可以保其身家。自無不踴躍從公。勸於爲善。則社倉之舉。自可行之永久。吾邑風俗之敝。在鄉民苟有資餘。卽有起而蠶食之者。是以貧者不能富。富者歸於貧。苟行前法。亦是補救風俗之一策。夫子首肯。余言。

居官者不知有家。方能盡分。居家者不知有官方。能安分。此顧涇田先生語也。栢廬夫子時舉以見。最。

清勤二字。居官者之要。然欲勤于職。當先養精力。使有餘。欲操守清。惟有節儉。不妄費二者。又清勤之本也。

薛文清以讀書防檢此心。譬之服藥。消磨此病。余謂聖賢之書。何啻如藥之于病。直是朝饔夕餐。不能偏廢。所謂一日不再食。則飢也。

懿言日錄

古

廣仁堂

侍錢塘黃座師謙如坐春風。謙者德之柄。慎者事之本。吾師兼而有之。誠門人立品讀書。須乘少壯。有爲時奮厲向上。又引馬伏波窮當益堅。語相勗。皆足令人警省。

直言規切。雖至親亦不可用。婉諷善道。使變化於不覺。乃妙避嫌。則可免不白之謗。擇交。則不受無因之汙。

讀書以涵養德性。則心逸日休。以記誦章句。則心勞日拙。

胸中不能含蓄義理。易於發露。此學問大病。薛文清云。觀人之法。只觀含蓄。則淺深自見。又云。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



不能刷除舊習。徒以道理話說。思之可恥。  
與友朋言讀書砥行。未有不慨然思奮者。可見人性之皆同。  
子夏曰。學而優則仕。孟子亦云。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  
乃知不學者。未可仕也。今日朝廷懸令。入貲子官。不問其  
人也。天下之爲父兄者。僅知貴其子弟。未聞教以爲官之  
道也。嗚呼。朝廷以之害其人材。父兄卽以害其子弟。皆自  
賊之道。世之所以降也。

氣不聚心亦不得存。孟子養氣之說。有功於聖學。

朱子云。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事。皆是暴其氣。明  
道亦言定心氣。不能養氣。無一事可做。

懿言日錄

五

廣仁堂

聞人謗己。不置辯。最有味。

君子觀寒暑之至。則宜知愛身。不知愛而故腴之。吾弗知之  
矣。

靜中念徇欲之危。如履薄冰。

有求於人。便失良貴。

毀譽動心。只是信道不篤。

衡門詩樂飢二字。最可味。人情所苦者飢也。然而樂不改焉。

則無往不樂矣。

說事以簡明爲主。說了又說。便多葛藤。過誤亦起於此。

有不可不處以義者。徒爲煦煦不得。此又未可藉口忠厚者。

長安仕路。升沈變幻。奔暮不足以喻之。達者處其間。惟有盡分。於己聽命於天。否則得者喜。失者憂。總爲造物小兒愚弄。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天時人事。皆無一往不返之理。知進而不知退。是亢之爲言也。況在人臣。尤以難進易退爲大節。此際看得分明。直無纖毫芥蒂。

平時要看得爵位功名。原皆身外之物。偶然相遭。何生係戀。得之誠不足喜。失之誠不足憂也。夏之聖人有云。生寄死歸。生且云寄。況有生以外事乎。

無加無損。只是此理。但聖賢尙有所性一層。本甚著力。老莊輩撇卻此層。空諸所有。又不可也。

懿言日錄

五

廣仁堂

只應自食其力。舍此而有求於人。皆妄也。

親歷貧境。而能處之泊然。此真是難。

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廉恥。此論常情則然。士嘗學問。知義理。而亦爲境遇所移。未足與議也。

物無大小。苟存一必得之念。其不至寡廉鮮恥者希矣。

處今時勢。不求而得。決無此理。然而君子甯不求者。實能放下。必得念頭。以義命自安故也。

其所以必欲得之。此念何爲細思之。非甚不得已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猶不愛嗜蹴之予。況其他乎。孟子曰。是不可



以已乎。三復此言。萬念冰釋。

立得脚跟。萬穩萬當。忍得肚皮。半飢半飽。方做得人。事無窮理。古人有應變之智。然其功在平日。

讀李映碧先生行略。其在垣中奏議。有云。士君子行己。非獨  
姦如嚴嵩。專如張居正。所宜裹足。卽望塵三楊之門。終屬  
趨炎有心。耐冷無骨。沉下焉者。掃門何親。下石何捷。猶自  
標曰。我正人也。直臣也。孰正孰邪。將安從辯。此爲明季門  
戶而發。凡士君子立身處世。誰不當以之自勵者。吾輩處  
長安中。落落寡交。一時名公卿見者甚希。亦庶幾昔人之  
訓矣。然未免動心於時趨。或有時自笑其迂。何也。先生再  
召時。正同邑吳公。姓入閣。首輔則座主周延儒。同官以兩  
姑難爲婦。諷之。先生對曰。非公事不見。非公服不見。如此  
風裁。吾當景行行止矣。

相士白六吉。語余性氣過急。戒諸事勿太執。面前地步常放  
寬。此皆吾所不足。平時欲自克而不能者。

地寬則不擠。時寬則不忙。心寬則不亂。寬之時義大矣哉。

寬則人與己各得。

去躁進之念。可以長保其位。

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生斯世也。以用晦爲善術。

與誠恪者居。則天真自露。與博雅者遊。則俗氣漸除。反是則

機械熟而鄙陋甚矣。

子弟性情才分。須自驗其淺深。後可施變化之術。

課子弟。先在心氣間著力。不宜屑屑於口耳。

居其位。不盡其職。有其名。不思其實。是生平大可恥事。

鏡不疲於屢照。惟其空也。鐘不啞於頻叩。惟其虛也。而人或

亂於肆應。豈非不空不虛之故邪。

經商者以財爲命。負擔者以力爲命。士君子則以禮義廉恥

爲命。

高忠憲年譜記蕭自麓贈言云。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

輩皆背地用一番堅苦工夫。得成就耳。吾輩自省生平。曾

懿言日錄

六 廣仁堂

有幾月。靜功幾月。苦功否。無有。則無怪今日之媿陋也。

古人最重朋友。旣云友直友諒。友多聞。又云無友不如己者。

可見道德文章。深藉漸摩之力。蓋相觀之下。恥心自生。恥

心生。則不期奮而奮。若舉眼庸庸。又何知己所不足。而勉

勉邪。

接賓以氣象。勝議論。獨居以涵養。勝思慮。

聖人教人言語之道。惟一慎字。慎者。慎之於口。而實慎之於

心也。故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訛乎。不歸到存心上。又何處

下慎言工夫。

靜以養心。靜不在形而在神也。默以養氣。默不在口而在心。



也有終日兀坐一室而馳騫之意。常存者謂之養心可乎。有終日不發一言而辯給之機。常伏者謂之養氣可乎。讀謙卦象詞。天道虧盈。地道變盈。人道惡盈。可見盈滿之象。三才皆不與善持之。惟一謙也。謙者有而不居之謂。有且不居。況其無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能知之者。惟聖人。吾以爲不必聖人而後知。特聖人能見幾于未然。燭理於方萌耳。

湯潛菴爲江撫陛辭之日。上溫旨獎勵。諭以清釐財賦。慎重刑獄。且敦樸崇儉。以挽回靡俗。又云。汝乃孤踪。去後朕當爲主。勿慮。昔于成龍在江南。每多蜚語。朕幾爲所誤。迨其死。知眞廉吏也。奏畢。下殿。召還。語至。再賜金五百表裏。十疋。潛菴承旨。感極涕零。古君臣相得。何以加茲。士君子讀書致主。不負此遭逢。亦難矣。

懿言日錄

九

廣仁堂

張素存先生語。余學者宜讀有用之書。雕蟲小技。偶一爲之。不必求工。若經濟實學。宜徹底精研。每一事畢。三月二月之功。考之自無不通。天下原無多大事也。

同年周廣菴贈余翰札。皆錄儒先格言。得如拱壁。中一條云。凡人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方不至死於安樂。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方不生於憂患。此眞至言。吾輩遇小小順

意便戀戀不能舍。小小拂意。便鬱鬱不能解。又安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也。

省事則省費。不惟費財。兼費心力。一省則無不省。字不摹帖。必不能工。摹帖雖不見好。卻自有進。

中人之質。凡有作爲。非著力下工夫不得佳。道與藝一也。

同年金會公爲吾母旌節詩五言古八首。一紙不能盡。再索紙。自言少孤。母夫人苦節。格于例。不能題旌。又述年伯守

興安時。數遇流寇。堅城死守。瀕於難者屢矣。余謂會公年伯盡忠於國。年伯母盡節於家。天生會公。所以報二人。今科名之顯赫猶末也。以會公之道德文章。傑出儔輩。天之

懿言日錄

平

廣仁堂

報施善人。不已厚乎。余向觀會公爲人。端方靜穆。如渾金璞玉。固知其必有隱德。是日語次。尤深悉其清修潔己。真郭有道。王彥方一流人也。余輩得附驥尾。洵生平之幸。性情之樂。初下手少見苦澀。愈久愈有味。外此可樂之事。久而不厭者少矣。

古人爲學。各有得力。有主敬者。有主靜者。有主無欲者。總要透出此心。真體來。不透出此心。真體不成。學問

真體。透露則萬物不能加自然。內重。所謂鳳皇翔於千仞是也。

怒在事。不在心。便是中節。



多說不如少說。欲於言語上見長，便是短。

有好勝之心，則必致敗。無必得之念，則可無失。

見李冢宰鄴園先生先生臺閣風儀，金湯事業，洵一代人豪。

仰止已久，深以登龍爲幸。極言銓政之難，在動引成例。

士者法之餘也，一成而不可易，謂之法。今惟引法以滋弊端。

其可守而不變乎？此誠至論。

要惜取那無事的時節。此語最妙。古來賢聖十分會用地。

步全占在此。

亦只是一箇豫。豫則立。

造化春則闢，秋則翕。人事晝有作，夜有息。斂藏得密，故發生。

懿言日錄

三

廣仁堂

得透，輕於洩露者，必不能有成也。

上巡幸至江甯，孝感相公迎駕，上加禮特厚，遣從官造廬賜。

酒食，謝恩引見，握手道故，海內想望，召還秘殿矣。昨上御。

門，又盛稱于北溟廉節，諭九卿從優議卹，夫尊禮舊傳，隆。

獎廉吏，聖德之大者也。太平之兆，於此基乎。

士君子道德文章，誠卓然有以自立，不患無見知君上之日。

卽我，不自銜鬻，亦或有造物以通之者。故孔子曰：不患無。

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心兼動靜，靜時不昏昧，動時不。

放縱。

檢討張鴻烈有疏請行鈔法。立齋先生極言其便。前朝之不善行。在造鈔不精緻。易於朽壞。而明初稅賦止征本色。故鈔散之民間。不復收之公上。流通未廣。遂格不行。苟善用之。固理財之一策也。

人無文章。猶山無樹。池無水。形體雖存。不堪賞玩也。

栢廬先生云。山之高大者。自然有樹。池之淵廣者。自然有水。則亦自顧。其山與池。何如耳。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故君子以道德爲先。

同年吳容大字來。極言宦情之苦。有云。昔賢以簞瓢陋巷爲

可樂。今時做官人。有簞瓢陋巷。便是樂土。何獨顏氏子名

懿言日錄

三

廣仁堂

千古哉。余箴之。謂孔顏樂處。在心不在境。樂在心。則不論境之貧富。又何論貧之淺深。具得顏子學問。縱無簞瓢陋巷。其樂無改。若似今人。曾襟雖食前方丈。堂高數仞。恐終日戚戚無止足也。吾友容大識見高邁。氣象雄豪。真聖賢之徒。然發論未免太易。有激之言。於理未當。不敢不直也。栢廬先生云。世俗之貧。非貧也。特不足於奢耳。食必珍饈。衣必綺縠。而屑屑焉憂用之不足。是猶決池塘之水。而復病其涸。曷若不決之爲適。故珍饈綺縠。不足之徵也。亦不安。不足之形也。畢竟簞瓢陋巷。方是貧。畢竟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方是安貧。



今日用功。先須辨得動靜兩極。有截然分界處。動有動境。求靜卽非靜。有靜境。求動卽非又須辨得動靜兩極。有彼此相照處。靜無工夫。動不得力。動無工夫。靜不得力。

栢廬先生云。今人只患靜時不求動。而自動耳。若能劃然有靜境。到得求動關頭便好下手。

動時處。置得停當。只是行所無事。靜時工夫。直須體認到天命之始。喜怒哀樂之未發境界。方是。

栢廬先生云。動時工夫。也不是等閒。若處置得停當時也。只是天命之始行事。

動靜雖有二候。其實心體無二。靜中亦只是行所無事。高忠

懿言日錄

三

廣仁堂

憲公所云。平平常常是也。

靜有定力。令我制事。勿令事制我。此陸古樵之言。忠憲深旨之。

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獻子爲有家訓。至切。後人得其意。有拔園葵而出織婦者。洵可以風厲貪薄。然在今日。又不可泥此意。蓋古士大夫有采地以養廉。不憂不足矣。而復侵小民之利。是誠貪也。若今日養廉之典。遠不如古。而士大夫有家之費。又全不可省。舍此不爲。則必轉而爲寡廉鮮恥之事。其刻剝小民之害。甚於此萬萬矣。愚意今日士大夫居鄉。正宜留意桑農。取自然之利。令

稍自贍。則非義之財。自不妄求。庶幾先儒所云。治生爲急之意。正不必以公儀子爲法也。時厯山左見彼中士夫深。知桑麻廬井之樂。風俗淳。

古歎江浙無此意味。故有是論。

淮上晤同年劉文起。語余少時受業師岳西來先生。學問醇正。有云。聖賢精蘊。盡於六經四子書。尤要約者。大學一篇耳。又云。宋儒教人動中求靜。今人事煩曠。若不向忙中收拾。近裏所行。安得無差。其居平尊聞行知。以踐履爲實學。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反身求己之要。誠哉其醇正也。文起之器識高遠。邁於流俗。得其教者深矣。

已上壬戌至乙丑錄一百十九條

懿言日錄

言

廣仁堂

讀莊渠遺書暨熊先生學統。掩卷再四。所言皆真切懇到。反身體驗。字字不合。因歎此身。竟不得爲聖賢。邪初念亦期振拔。終爲氣質所拘。習俗所囿。心所不甘爲者。隱忍爲之。如含瓦石。吞之不安。吐之不得。徒增一番惶懼。如何如何。栢廬先生曰。吞之不安。則亦吐之而已。此正欺慊關頭。臨事之惶懼。卽是吞之不安。正須把此惶懼念。頭作一鋸刃。霎時斬斷。若事過而惶懼只恐。但把惶懼了結。不自安的公案。後來習爲固然。此不安者。漸漸銷滅。將何以自振拔也。然否然否。

莊渠云。聖賢沖然無欲。學者當自不見可欲始。此亦是強制。



其流制之於其不見當其見則勃然而發矣必去其根株  
乃不復萌然卻甚難亦惟是存得此心有主宰靈明不滅  
則邪念自不復來

栢廬先生曰不見可欲非專就不見時說正是嚴於物感  
之幾卽四勿之意所謂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是誰勿之  
卽此便是主宰卓然靈明湛然而不容有毫髮之間斷纔  
間斷欲便攙入始而全力持之是不見可欲久之而無所  
用力便是沖然無欲

欲制人欲只是體認天理理勝則欲自屈不兩立之勢也

說大人語言簡淨最難

懿言日錄

五

廣仁堂

語言至一無可悔心地便帖然此非本領麤疎人可企

語病多冗贅多慙直細思只是氣麤

從本原上用功纔救得氣質之偏

成天下之事功在善用其人得天下之人心在善用其財

辦得實心無不可爲之事爲利心不實也爲名心不實也自

是心不實也自便心不實也慢忽心不實也畏難心不實

也虛公堅確一準乎理則事無不成矣

栢廬先生曰如此胷襟是甚樣工夫做來非至明不能察

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而又養之於豫持之於密

精神不縝密則喜愠易泄露大足債事

任事者以不妄言爲主。

道理豈有盡境存一毫自是便非虛受之量。

清心則可以任事細心則可以處事平心則可以成事。

好事若盡得安穩做去天下好事亦易成古今成好事者亦不少矣。惟事之難難於創始難於圖終難於局中之聚訟難於局外之阻抑。千方牽制都非意料苟非有沈思毅力者處此靡不中道而廢抑或苟且以求速就則雖成亦不成矣。任事者知之。

任事而張皇只是才小器小其處事也行所無事其成事也有而不及居方是大行不加氣象。

懿言日錄

三

廣仁堂

須尋討動中之靜煩中之簡忙中之閒。

任事者成敗利鈍未可逆計惟有自盡心力聽之於天而已。人情不諒惟積誠可以感動。

法所不能貸不可姑息但使人知不得已而用法則雖勞不怨。

察言觀色甚可得道理至當處惟私念勝則蔽而不明耳。與人共事最宜識其性情而調劑之。

余任清田之役事終不就然三月以來人情事機閱歷已多其間處置有得當亦有失當余自知之而自勵之則是役

之益我不已多乎。已上諸條俱清田任事語



學。者。宜。有。事。於。治。生。治。生。則。不。至。於。窮。斯。濫。亦。不。至。於。竭。人。歡。

歐陽公海陵東園記。道許氏孝弟家風甚悉。文至此。可以裨益風教。末云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余言之可信也。又知言哉。

子弟侍父兄。側器宇。恂謹。一可樂。應對詳明。二可樂。樸而知禮。文而不夸。三可樂。反是。則貽父兄憂矣。

子弟侍父兄。側難得而易失之時也。有疑則問。有教則承。父兄一言一動。則心維而默識之。庶乎其得益矣。

栢廬先生曰。是故父兄亦不易爲也。一言一動。總是子弟之標準。當時做子弟。從這裏來。今日教子弟。也須從這裏去。記曰。學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

懿言日錄

毛

廣仁堂

處。天。倫。之。際。是。非。不。可。過。明。

甯耐是思事。第一法。妄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此呂新吾語也。於枚公劄記中見之。

李吉爻語。余居官不可輕用刑。刑具中之夾縵。尤不可輕用。當兩造具陳。爲上者。只宜虛心質問。真情自得。必欲藉重刑以取之。則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得之者。殊非真情也。此仁人之言。居官者當識之。

二陶舅氏有孟子文辨一書。論文章之法。奇偶錯綜。開合賓主。龍門昌黎。皆取法於此。余以爲是誠然也。然其言理沈切痛快。能發前聖未發。如辭受取予出處進退間。辨析毫芒。理固不易。至枉尺直尋。月攘一雞等語。妙能取末世人情。一一道破。使天下後世置身清濁間。自欺欺人者。皆無處躲閃。真是第一有功聖學者。

謝靈運爲廬陵王故被出。後文帝召還。問南行來何所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可想古人交情之厚。後世趨炎惟恐不親。避冷又惟恐不遠。對此得不泚然汗下。

壯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鬪。鬪非必好勇鬪狠之謂。一言之不肯下。人一念之必欲伸己。皆鬪也。

懿言日錄

亥

廣仁堂

每事存想。虛舟之觸。則機心自息。

與人交。見面便發求之之想。最可恥。多求則多怨。平心論之。咎都不在人。

療病之方。惟擇良醫而專任之。最忌間雜。

體味孟子養氣之學。

氣體之充也。志氣之帥也。此是實理。

無暴二字甚妙。吾輩日用間無非是暴。如何得養動而慎。言語節飲食靜而謹。思慮皆是無暴。其氣

取舍惟決於義。義之所在。有可取。有不可取。有在人可取。在



我必不可取。割得明守得定。心自得安。禦敵無善術。止宜防患於未然。

防患在自修。

攝生者宜及其精神之富。節用者宜及其財力之饒。余何嘗不知攝不知節。但攝之節之於耗竭之餘。則曷有益。迨少富焉。少饒焉。不惟不攝且廢之。不惟不節且糜之。如之何。不耗且竭也。此謂殫民而已矣。此謂囊人而已矣。

先生講西銘沈切透快。聽者振悚。先生云。讀西銘何處得容物我之私。余亦云。讀西銘而惻怛慈愛之心。油然而生。

先生講器小章。以人之心量爲器。本來最大。所謂虛靈不昧。

懿言日錄

完

廣仁堂

以具眾理者是也。三代以下人物事業。全憑氣魄。才力做。出未有本於心學者。故皆不免器小之譏。不止管仲一人而已。

理天下財與理一家無異。總不踰量入爲出。畊九餘三八字。量入則無浮用。餘三則能有備。

昭陽李文定公遺事。有門生主南試。遣使遺其子弟關節。文定正色拒之。曰。吾當年薦汝主。望汝主上爲國下爲民。豈期以此圖報。是辱我薦也。不啟封。對使焚之。是年命子弟勿應舉。後座主某先生典南闈。子弟皆赴省試。中秋文定與其夫人家宴。夫人曰。今晚兒曹試事畢。不知闈中命何。

題文定曰。當是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夫人曰。何以知之。文定曰。吾師曾囑代爲程。是以知之。夫人曰。旣爾。則當示見曹文定。瞿然曰。我師不以我爲不肖。命我。豈敢因以爲私。固未之示也。前輩之嚴慎如此。在今未有不謂迂者。留有餘之慶。至今累世不絕科第。天之報之。豈或爽也。滿之一字。不獨富貴者宜戒。凡人一言一事。必欲求勝。不留餘地。卽是滿也。人所惡。天亦必加之譴罰。只餘之語。且偶動殘刻之念。身心間便多不自安。此天良萌發。天地祖宗之默相呵祐也。余之幸也。

安閒無事。如何消此清福。曰。不萌非理之念。常讀有用之書。

懿言日錄

三

廣仁堂

余嘗謂我王氏氣運之薄。卽科第亦可驗。本朝順治年間。無一得雋兩闈者。卽青衿亦不多見。至康熙初年。稍稍有補博士弟子者。己酉月功聖臣兩叔始雋南闈。庚戌聖叔聯捷。壬子亮儔兄登賢書。乙卯固生叔建伯兄繼之。丙辰月叔建兄又並捷於南宮。丁巳特科。余應京兆試得元。至壬戌。成進士。十五年間。科第絡繹。不爲不盛。然而宦皆不達。固叔亮兄之困於公車者無論。卽前後成進士者四人。月叔未仕而歿。聖叔初試而罷。若建兄之年富才長。家饒於貲。爲京朝官。助之者亦有力。此望而知爲青雲之器。可指日干霄者。亦一跌不振。今余又迂拙之性。與世柄鑿。幸以



清貧遂其疎嬾。請急臥病。若將終身焉。微名翻以勇退而得全。余故於科第而驗家運之薄也。若今爲秀才無多人。亦希有令器。子弟半以游閒自廢。但得謹飭自好。已爲幸矣。大抵家運之昌隆。視乎人才。而科第其次也。有其人。可以明體達用爲家國倚賴。雖不科第亦無損。而又予之科第。則亦必能卓卓自命。光祖宗而啟子孫者。吾先人忠厚貽澤。積深累至。故雖當人才衰薄之時。亦有享詩書之報者。而負荷無力。旋興旋廢。則吾後人不能仰承先德之罪。弗敢辭也。書以自訟。而且爲後之興者勸。

士君子檢身。宜過於方嚴。而接物宜示以平易。先儒云。知欲

懿言日錄

三

廣仁堂

圓而行欲方。此其意也。若反己斂飭。未必嚴密。而與人言貌。故爲峭厲。則平時自治之功。既不足。厭服人心。而悻悻之色。行行之氣。又徒足以長傲而飾非。人安得不深嫉之乎。

諷義山詩。詩之長於使事者。然以情深爲上。情不至。則與剪綵之花無異矣。

動靜無著。手做工夫處。只是心放心之有動靜。猶門之有開闔也。無門則開闔何有。無心則動靜何著。惟是收放心。則方寸有主。自然動可動。靜可靜矣。

要長要短。心之所以放也。收放心。則一切皆捐。

收放心則本心之眞體自露。

曩見純嘏時。曾以謙之一字相勉。純嘏認作謙恭之謙。云勿如王莽爲佳。余告之曰。我所謂謙。非吐哺握髮之謂。試讀易謙卦彖傳。謙字多對盈字講。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是番至清江所見。聞於純嘏者。大都以斂約守分爲主。不矜名。不尙氣。不居功。不樹黨。此固人臣之道也。與余所云謙之一字。正相契合。今日爲督撫者。半用漢軍。而以功名終者。不槩見。若純嘏吾知其有終矣。

不能於喜怒上用功。不成學問。

無大喜。無大怒。養生善術。不易喜。不易怒。養德令器。不令人

懿言目錄

三

廣仁堂

喜不令人怒。涉世妙品。

御愚氓之道。當婉語以安其心。正言以防其狡。

克化氣質。先自家庭始。家庭最晚最狎。情所不能禁。言所不能忍。於此而禁之。忍之。則無不禁。無不忍矣。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

時屆三冬。小盜竊發。宜商防禦之策。卽在一家。設守巡嚴啟閉。未可疎也。易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庸人之見。警於事後。而忽於事先。固知聖人豫之爲義精爾。

與玉臣論詩。詩在命意之高。視其人之苞蘊。一分學力。一分見地。不可強而能。聞之吾師曰。學詩在多讀書。老杜云。讀



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之謂也。次取材之富。材不富則意不達。莊多寓言。騷多托興。旁見側出。極妍盡態。非富於材而能然乎。意高矣。才富矣。又有一種纏綿悱惻之情。溫厚和平之氣。斯得風人之致。中唐大歷諸子。是有兼長。晚唐則不及矣。

惟酒後最可觀。人疎闊者易放。精核者易苛。狹小者易固。一行觴而本末具見。甚矣酒之能取人真也。人不能自克。雖有賢父兄之薰陶而不能救。故自可懼。生平好責人以難。而言又過於直。是以屢憎於人。此病不可不自知。

懿言日錄

壹

廣仁堂

立齋先生再召之後。盡忠補過。事未可悉舉。其最章明者。薦御史李時謙一事。時謙爲吾朝骨鯁之臣。復職後疏十餘上。皆持大體。忠誠愷切。可匹古人。後以直言忤旨。先生亦以舉主受罪。淺識者往往致惜。余則謂大臣以人事君。非此無以報朝廷。小臣犯顏敢諫。非此無以酬知己。兩人蓋交得之。未幾。上以臺省缺員。行取外吏之賢者。命九卿各舉所知。陸隴其邵嗣堯彭鵬皆得陞。上問閣臣有所薦否。宛平眞定無以對。先生又薦麻城令趙蒼璧。以其居官廉靜。又夏逆之變。能修備守城。上竟擢用。時去處分李御史。事不久。同朝有笑其不知止。然先生不以爲嫌。而復請上。

亦不以爲過而竟如所請。君臣相得之雅亦可慶矣。我無貪爵祿之念。則貴者不得驕我。我無徇財利之心。則富者不得輕我。自重之道操之在己。慎守之可也。

凡事奉天而行。不可參以人。蓋人尚巧。天尚拙。人尚曲。天尚直。人尚私。天尚公。人尚偏。天尚正。吾輩處事間有拙直公正處。然或事後生悔者。由於信天不眞。信天真則善念自純。

無所爲而爲善則能事天。

景元云。教子弟先使知稼穡之艱難。又云。宜使知父兄之不可恃。此皆名言。

懿言日錄

善

廣仁堂

革俗之道。宜行以漸。則轉移於不覺。事無大小皆然。

時菴學使以歲試按崑。試畢過晤。懇懇問所不足。余率愚見。盡言告之。秀才案不宜太遲。童生題不宜太難。考規不宜太寬。閱卷不宜濫圈。文字宜兼取疎古。淡折學政以變化人才。移易風俗爲上。時菴語余。見孝感熊先生教以育材毋徒論文。高下此能見到最上一乘。與余前札所言有合。因更進之。曰。今日所務。尙未體到熊先生之語。大勢病在太忙。孜孜急急。惟搜索幾篇八股文字。一發案則匆匆而去。遑及其他。據愚見。益於發案前工夫省三分之一。用之於發案後。不拘時進。每學前列弟子。講學論道。觀其志趣。



期以遠大。察庠序中真能勵行讀書者。特加獎賞。極貧者周以膏火。庶幾從容誨迪。有感人深切處。窺時庵意。尚不以余言爲切要也。

南禾赴貴陽任。余勉其清以獲上。寬以馭下。時貴撫初簡。爾錫當代大賢也。南禾氣少厲。故箴之。

景元過晤。深言四海困窮。余爲陳近日吏治之頗善。民生之漸蘇。較之十年前所見。已大不侔。未是困窮之日。宇宙閒豈易得大治。在今日尚可苟安。縱未如方升之日。比之長夜漫漫。迥乎異矣。生斯世也。爲猶幸耳。又言縉紳之喪氣。余謂賤妨貴。下陵上等。威無辨。分義不明。固足爲世道之憂。然士大夫謹廉隅。甘清靜。分所應爾。不得爲時俗之陋。若如往時赫赫炎炎。蠅營狗苟。眞末世之事。余向者深嫉之。故今際此亦甚不生怨憤之念耳。景元是我言而去。馭小人之法。無論寬嚴。皆當得其機要。不得其機要。則嚴聲厲色不能來。溫言甘語亦不能來。

余坐病在聲色過厲。亦有時得其益。畢竟多損。

和者集事之本。一於嚴厲。則人皆畏之而不來。所以寡助。

至察無徒。國君含垢。凡事須帶三分假糊塗。則人已交益。

詩到妙來。只如說話。用不著一毫妝點。今人作詩。都從胸襟。

外造作。不得不勉強搜索。含毫欲腐。宜其無佳句也。余讀

杜詩覺其有不得不吟而吟者所以可傳。

杜詩遊何將軍山林共十五首。少陵他題未肯多作。於此不厭長吟。興會所發。不能禁也。往時脩齡吳丈語余。今日詩家二病。一在貪多。一在步韻。秦醫莫救。其言甚當。今讀古人詩。豈苟焉以多爲貴者。

有問生子庶母身故。嫡子應否列名。庶子嫡母在堂。應否稱哀。答曰。庶母故。嫡子應列名於狀。稱齊衰杖期某。不稱嫡子。嫡母在堂。庶子不宜稱哀。若嫡母係繼室。則可稱哀。循俗寫奉慈命稱哀可也。此咨決於柏廬先生者。

書傳有云。萬水能載而弱水獨弱。萬水皆清而黑水獨黑。天下事有常有變。不可以一律齊。聖人順其性而已。讀此可以充廣褊衷。消融客氣。

懿言目錄

五

廣仁堂

邑有公事。宰與縉紳固宜合謀共舉。近奉功令。不許私交。有心者正宜借公事維持此一脈。使不至體勢闊絕。情意渙離。蓋邑宰與縉紳不可交絕。非特爲縉紳也。縉紳之賢者固不肯借此一見爲營私計。而在邑宰欲爲賢令。勢不得不廣咨博採。以達人情而通事理。若使不謀於縉紳。必謀於吏胥。縉紳與吏胥孰得孰失。必有能辨者。卽縉紳中之品類雜出。而爲宰者秉至公之鑒。爲賢與否。正可於接談之頃得之。或宜親而近。或宜疎而遠。豈遂無有定見。而必



以比匪之傷爲可慮也。竊嘗謂子游滅明是千古。宰與縉紳相交之標的。觀其言曰。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則知公事在所必往。非特滅明不得不至。子游亦惟恐其不至。相與有成正在此也。今日貪暴者流。虎威狐假。往往以誅鋤士大夫爲事。固不暇與論。若我邑仇公。固稱賢者。其待縉紳亦殊得體。然其初下車。失往來之禮。繼講鄉約於學宮。亦不來告。卽今禱雨事。略有閒。然使遣役一聞。吾輩亦當循禮從行。大抵其胸中畏嫌之過。惟恐不推而遠之。縱或不出於其本心。而形迹已著。漸成風氣。士大夫之自重者。裹足不前。而一二人微窺其意指。又爲之遏絕。壅蔽之。將使邑宰與縉紳聲氣絕不相通。若輩乃得覲處其閒。上下其手。邪正消長之機。實關於此。此余所不足於仇公也。故前於往來之禮。侃侃言之。是日相遇。亦有微詞。彼必不樂吾言。而余亦不得諱其直也。

爲父母禱疾。古人或有行之者。然亦致於所當祭之神。非今之所爲禱也。何爲當祭之神。宗廟而已。五祀而已。五祀何。門戶中雷竈行也。漢以後以井易中霤。今人所謂家堂神者。大約聚五祀之神而祀之。若俗所別白。則爲妄矣。

清夜不寐。此時最足內觀心體。平日熟於天理者。所思一依於理。熟於人欲者。所思一依於欲。若夫淡焉泊焉。如不波。

之水。空照之鑑。此爲最上矣。

與栢廬先生論救荒之策。先生云。設粥不若賑濟。目下則以平糶爲急務。蓋胸有定見。所言自切中。

誠景獻臨塲。宜精神會聚。又宜意思閒定。澄鍊之法。惟使此心廓然無一事。靜虛之內。靈明自發。好文字自然流出。又云。塲屋之文。利在精光發越。氣局開張。瓦缶之音。何能達於廊廟邪。

孺初兄指授靜功。大意謂天之所界。人之所承。惟此一氣。一氣流通。則身無病苦。然欲氣流。先須氣足。足氣之法。用力於一呼一吸。吸數主盈。呼數主歉。翕聚於穴。穴在臍內一

懿言日錄

三

廣仁堂

寸三分。其狀細縕。承上接下。上有吞。下有提。水火交合。而氣漸滿。

行一事。發一言。當其時。自以爲至當。稍閒則悔之久。則深悔之大。動我心。且亂他事。反而自思。止一心也。何不定如此。今須體勘。是發處。差悔處。差如發處。差當從發處。禁制悔處。差當從悔處。消融。

差不差。從何辨。辨於公私之間而已。發於私者。不須論。如其發於公。則是理所當爲。分所當盡。成敗利鈍。非所計。無所用其悔也。

有心仍處以無心。故易有事。仍處以無事。故簡。



內子病甚篤。孺初示以調氣訣。云能篤信力行。則可以起積病。效在藥餌之上。余以爲病在身者。療易。病在心者。療難。非變化氣質。雖扁鵲莫治也。

事多缺陷。萬萬不能如我意。只有自盡心力。所不及者。聽之。覷破此局。可與天下人相見矣。不然。堯舜何以病天地。何以憾邪。

寒暑忒天。雖有景卿。不爲祥賞。罰廢國。雖有政令。不能行喜。怒乖人。雖有才力。不能用。

心境鬱塞。無一事可做。須令心中廓然。無一事。然後事事可做。

懿言日錄

无

廣仁堂

欲省事。便闕冗。欲振頓。又生事。得中甚難。

凡事須體貼人情。必得其安而止。人情之安。卽天理之正。

浪擲光陰。虛糜物力。閒費心思。有一於此。便是俯仰閒罪人。興會不來。精神不到。是敗徵也。萬事且從此止。

已上丙寅至甲戌錄九十九條

七言律詩。當以中唐爲正。則如韋應物之雅素。劉長卿之清

婉。盧綸之恬細。錢起之超潔。韓翃之風逸。皇甫兄弟之澹

遠。李端郎士元之元雋。皆上選也。他若劉禹錫王建。情致

淺薄。止可備應酬一格。晚唐惟李商隱。使事吐情。有不能

廢耳。詩選於古風貴博。近體正無須泛濫。泛濫則氣味不

端靜縱極工非貴品也

二陶誦梅花詩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句甚工

與希正言操心之要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二語實爲聖學宗旨請事斯語與吾子共之

靜時只體認不睹不聞景象不體認戒慎恐懼工夫終是落空要知心無一事卻是心有一理惟此纔貫得動靜

越有二高士漢嚴陵宋和靖並有千古余覽其遺蹟孤山之幽靜釣臺之高聳兩賢氣象自別於此亦可想見

金華府學坐入詠樓之東明倫堂上書程明道先生識仁說兩廊有對聯云民生於三君親師並重儒參乎兩天地人

謚言日錄

罕

廣仁堂

同尊

人道只有剛柔明暗兩途剛而明君子也柔而明猶不失爲善人剛而暗凶人也柔而暗亦不免於小人

須知我本來是明故曰明德曰明命止有刷磨更無造作止有充廣更無增益

此身止有一氣氣爲生死關頭無疑也神則超乎氣之上故與生而俱亦無生而存或以神附乎氣氣散則神亦散安

得存夫神附乎氣固也不知在人之氣有聚散天地之氣無聚散形存則神附乎人形銷則神歸乎天地天地之氣

亦有清濁神之清者依乎清神之濁者依乎濁不易之理



也。

試驗之於睡時。一呼一吸。氣固存也。而神則伏而不見。或有夢焉。幻而無所不有。此與吾身之氣。似乎相離。而非有所憑藉。則神於何發。故得乎夢之理者。可以知生而之乎死矣。

見得天之命。我確有生理。不是空空。只予一心。中庸至聖章。既言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矣。又言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所以容執敬別者。又歷歷具足於中。此謂之天命之性。天下之大本也。孟子亦曰。仁義禮知。根於心。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此得子思之正傳者。又見得吾儒之學。思之功。爲最大。今人動言無思無爲。吾心之本體。便欲掃卻思路。不知不可有者。朋從之思。不可無者。義理之思。聖人明說學而不思則罔。又曰。君子有九思。中庸曰。慎思。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周公大聖人。猶仰而思。其未合者。夜以繼日。況學者乎。今若不知吾心中本具有理。只靜中收攝一心。其於原頭處。已落箇空。又平日無窮理之學。一遇事物之來。只靠用一點靈明。豈能泛應曲當。亦或有認心爲理。偏執己見。以失中正之宜者。故知理不可無。而思亦不可廢也。

希正書孟子白文。余爲識講義於後。七篇之指。紹尼山正傳。

其剔抉人情。挽維時習。尤其是末流鍼砭。而文章之妙。亦爲周秦絕調。讀至牽牛章。深歎孟夫子格君善術。因詳論之。以示希正。管窺蠡測。未敢遽謂得聖賢心事。但讀書必須如此體認。庶或有得。此章書固是七篇中絕大文字。得解爲一快也。

同年侯雲麓爲武昌縣令。攜家口百餘人。初間以爲駭。既而言年母在堂。迎養於署。兄弟四人俱來。各有眷屬。自亦有二子。且已抱孫。凡親丁有四十口。則無異其多矣。侯北地大名。人云家居時。兄弟同爨。故得官亦並攜來。此義門之風。令人欽仰。余聞而神往。我生多故。旣難與兄弟同處。今且不能以此行于子。良可悲歎。

懿言日錄

望

廣仁堂

一腔劒戟。戈矛全無。瑞日和風景象。有損於德性不小。夫子溫良恭儉讓。自覺溫字儉字。大不足於心體。

讀羅整庵先生困知記第一章首標心性之辨。極其明晰。一書之主腦也。

十二章引延平先生與羅博文書云。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故皆就裏面體認。可見止就裏面體認。未是工夫之正。延平先生教人於未發處求中者。其言尙如此。大抵就裏面體認。亦要照管得外面來。方是工夫。

第二十一章先生教人於未發之中。下體認工夫。最是喫緊。



其云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爲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卽此而在也。上文戒慎恐懼。卽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所養不能無差。或陷於釋氏之空虛矣。又云延平教人體認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程伯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叔子亦言勿忘勿助。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又伯子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此數段。直是和盤托出。余嘗卽其所謂仁者。天理者。

懿言日錄

聖

廣仁堂

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者。實驗之於吾心之中。大抵仁也者。所以爲生之理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惟有此仁。故能以生人生物。而命之於人。此理亦卽在人心。所謂天之明命也。有生之初。天之命於人者。惟此理。有生之後。人之事乎天者。亦惟此理。天與人相合而無間者。此一理也。理本無妄。故一物不有理本真實。故萬物皆備。真實無妄之中。未喜而喜之理已具。未怒而怒之理已具。未哀樂而哀樂之理已具。全體之節。常目在之。迨發而無踰此。真實無妄者。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樂而哀樂。則無不中節矣。所謂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也。亭亭當當直上。

直下之正理也。中庸一書言道備矣。要其宗旨。不過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是皆真實無妄之謂也。誠仁識此而已。體貼出天理。體貼此而已。惟其至誠。所以至明。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天命之體也。惟其人欲問之。故有不誠。則必明善以復其誠。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修道之事也。中庸前言中後言誠一理貫徹如此。

二十八章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出乎人心動靜之際。人倫日用之間。詩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卽其義也。君子敬而無失。事天之道。庶乎盡之。聖人純亦不已。則固與天爲一矣。此段最宜體觀。人必須到天人相與始之交禪處。若何繼之。背馳處。若何終之。契合處。若何要亦。只辨得有妄無妄而已。

懿言日錄

四

廣仁堂

釋氏本心固已。而欲推儒入釋者。往往以孟子仁人心也。一語爲口實。羅先生解之曰。孟子之言。蓋卽此以明彼見。其甚切於人而不可去耳。與下文入路之義同。故李延平謂孟子不是將心訓仁。其見卓矣。讀此可以破迷解惑。

三十四章。旣引邵子所云。一動一靜之間。爲天地人之至妙。至妙。又引其詩。月窟天根之句。以爲學者不求之動靜之間。固無由見。所謂月窟與天根。苟天根月窟之不能知。則所云至妙至妙者。無乃徒爲贊歎之詞而已。余因取其所以



謂一動一靜之閒與月窟天根者。體究其實。大抵所謂一動一靜之閒者。非是於動靜之中。別有一不動不靜之物。乃是說一動一靜之時。自有其所以動所以靜者在。所謂一靜之閒。卽其所不睹其所不聞者是。所謂一動之閒。卽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是。君子誠能戒慎恐懼。以保其未發。則於不睹不聞之時。一眞獨存。而無有纖毫之妄矣。能慎獨以謹其已發。則於隱見顯微之際。亦一眞獨運。而無有纖毫之妄矣。是卽所謂天根月窟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苟體認不眞。則不特至妙之旨。無由探取。而天根月窟之詞。不且流於虛玄之說。而無可指証也哉。

謚言日錄

巽

廣仁堂

四十四章論治道。當以格君心爲本。若伊尹周公是其人也。然必有顏孟之學術。然後可希伊周之事業。又云作養人材。爲治之急務。余因思夫古者教民之道。詳於學校。今則郡縣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官。而所以教民者。無聞焉。直省學臣三年一更。所試者文字而已。有大賢者司其職。不過潔清自持。謂我能以公取士而已。曾未有留意於士子之學術。學術以興起教化爲事者也。迨兩闈之試。則皆糊名易書。全憑一日之文。以爲進退。更無論其人矣。今天下之得官。不盡出於科目。而科目一途。則由學校而出。然其人材皆如是也。羅先生云。作養人材。必由於學校。由今觀之。

不特無以作養而敗壞之。正由於學校也。此皆仍前代之舊陋習。非自今日始矣。

明太祖創爲八股之文。定鄉會兩闈舉人進士之目。以取士。其制當與國初諸老如宋文憲其人者參酌定議。何大弊極陋一至此也。三百年來名臣大儒亦有出其中者。然是天地生才之數。無往而不有。若語於聖君賢相作養人才興起教化之事。不惟無益而有害之矣。蓋自以鄉會兩闈爲士人進身之階。以八股文字爲士人知遇之媒。天下乃相率而無志於道德事功。各守其空疎無用之術。以僥倖於萬一之得將朝廷。所以立學設官與夫一切教民之具。

懿言日錄

翼

廣仁堂

皆可以廢之矣。而論者尙有謂此明太祖籠絡豪傑之所爲。使天下之士俯首從事於帖括。則雄傑之氣自消。吾不知當時立法之意。果然與否。而如其果然。則又惑之甚者也。夫人才者。天地生之。而君相成之者也。人不能盡出於聖賢。或不能無慕於富貴。惟聖王因勢利導。操其富貴之權。而馴致之於道德事功之內。則成就人才之功。與天地等。而國家亦陰收其用。乃不務此而顧立弊法以行其敗壞之術。將謂雄傑之氣。果有害於天下國家乎。恐未盡然也。彼夫人之大有爲者。其氣往往特出於庸眾。而乃使之用其心於無用之地。老其歲月。抑其志氣。究之他日吾所



欲用之者。卽是人也。而其人已敗壞不堪矣。此豈不謂自  
敝之道乎。且其敝不止一時。至於今易代而後。尙守其法  
不變。人才之不振。已數百年矣。然後知有天下者。立法不  
可不慎也。自裴光庭爲資格。而人才弊於既用之後。隋興  
進士科。而人才弊於初進之時。至明改用八股。而弊之中  
益弊焉。人才之不古。豈非上爲之乎。而明君在上。亟取其  
法而更張之宜矣。

與人交。加以惠。非直多予之財也。必思所以體之者。安其  
所處。適其所奉。達其所懷。遂其所往。迎其所不言。隱其所  
欲。諱夫如是。故賜不及多。而能以生人至感也。余年友楊

懿言日錄

望

廣仁堂

介庵庶幾近之矣。

楊名篤生壬戌進士時爲湘潭令

人之善用其財者。皆是善用其心。財有不得不用之處。用之  
所以遂人之心。亦卽所以遂我之心。人與我之心交。遂歡  
然。太和景象。財是以可貴。

神不妄營。則全全。故能運氣不旁。驚則聚聚。故能流。

見人少說幾句話。是第一受用。言以成事。亦以敗事。言以賈  
人喜。亦以召人怒。百人之喜。不足償一人之怒也。百事之  
成。不足贖一事之敗也。

重閱粵劔編。吾曾王父之虛囚嶺南也。活盜珠者六十餘人。  
時採使與稅使皆中貴。不相得。欲以相傾。故寘盜珠者以

死。曾大父出之。特與採使委曲導諭。卒以得釋。又外夷紅毛鬼。與香山漢夷爭互市。將盡殲之。曾王父與中丞酌議。別居一澳。並許互市。紅毛鬼二百人皆得無恙。而亦以陰消中國無窮之釁。此二事所全甚多。然皆以口舌濟之。是仁而成之。以知者。吾祖宗之厚德。長才不愧古人。如此記。甲寅年。余初得子景獻。自爲詩以志喜。績水伯賜之和章。未有深仁百粵知之句。因語余曾大父慮囚之役。積德甚大。宜有高門之報。今子孫繩繩。詩書之澤未艾。宜知所本也。余時謹識之。今反復是編。益歎伯父之言爲不誣。而因以自愧。夫子姓之。名位不彰。無聞於世者。無論矣。若吾等幸叨前蔭。儼然通籍。自顧無有表見。亦將沒沒以終。其何以見前人於地下。卽今遠客嶺南。亦復馳驅萬里。曾無事業文章。因之揮發。徒以營營自玷。可爲深恥。較之前人奉命乘輅。宣力布德。閒以餘情。流覽山川土俗。垂之筆記。至今百餘年後。猶復使人展誦遺編。風流如見。其爲賢不肖相去何如也。

讀震川先生文。向者讀詩。謂不脫情景二字。景又在情中。情中入情處。便是理也。先生之文。綢繆愷惻。其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可謂得其情者。洵乎其爲仁厚君子人。



。人不能文。則不特己之情不能達。而且無以盡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情。直是枉卻一生耳。夫人之情。豈獨於文見哉。而卽文亦可以見情。故爲君子者。篤其情以求至乎其文。斯可矣。

天理只在日用事物上體認。始見親切。親切之至。卽未與日用事物相接。此理亦自顯然也。所謂理者。卽喜怒哀樂之節節之中。否。非當喜怒哀樂。何以見然。當未發時。理固已在耳。今若專於未發時探尋。終是恍忽。到得已發。卻又不實。下察識充廣之功。是兩下都失了。

理而命之以天者。一則原其所自來。一則生人敬畏之心。每事臨之。以上帝豈敢有戲淪。此時百私退聽。確有與帝座通呼吸者。曰其動也直而已矣。

察識充廣。豈易言哉。此中功夫。不到儘有似是而非處。似是而非。便是以非爲是。以非爲是。亦有行得去處。然於天理。則有毫釐千里之謬。此以心爲學者。往往有悞。而本天者。無弊也。

順天理。則無思無慮。無思無慮。則聰明睿知矣。

看舟子撐上水船。悟處困之艱。孤臣嫠婦。雖一日未易度也。傍舟者數人。或以篙。或以維。一心求進。故終以得濟。處家國之難者。安得此羣力之助。卽或同舟。輒生異志。亦猶是。

袖手旁觀。故事往往償耳。然則獨力支撐。志堅行果。以底於成者。其功不尤偉乎。

樂昌去廣州七百二十里。來時順流行才四日。今十四日矣。天下事以順逆分難易者如此也。惟處順不自覺。而處逆則覺之。天之處人亦無一於順逆之理。特先後不同時耳。當之者順固不可幸逆。又何足憾哉。

瞑目靜想。天寒人知冷。天暑人知熱。此人與天之氣相通可驗也。理亦有相通。處於喜怒哀樂驗之。凡人於未發之中。忽發一念。當喜而喜。當怒而怒。此天理也。順之則與天合。雜以私則與天離矣。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

懿言日錄

辛

廣仁堂

皆中節謂之和。此天命之性也。

舟中讀旅卦。余爲旅人一年矣。所歷况味。驗以聖人之言。無不合。卦辭曰。旅小亨。旅貞吉。此行不爲不亨。但不可云大。旅貞之義。彖傳所云柔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二者盡之。客中以高亢自居。則不可以跬步。故柔順爲善。而不得剛者。以爲應。則難以得志。九三所以得其資斧。而心不快者。余之於馮生是也。止者有所斂。而不敢爲。而又不可以頃刻不明。頃刻不明。則入於坎窞矣。惟不止。故爲初之瑣瑣。而失其明。則爲上之焚巢矣。上爲旅之終。離之極。旅終必有所就。如巢之已成。而有先笑之象。於此而有慢忽之心。



不能如行旅之初。兢兢惟恐有失。是爲易也。易則必至于喪。而焚巢號咷之象。所由來矣。凡此非出於過剛。卽由於失明。希正之歸。而喪其資斧。正得此象。而余自今。以至於歸。亦當慎持此意。以無失於易焉。所謂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正旅上之義也。聖人之戒人。深切著明如此。

目患靜坐。念人心於五行。屬火。火無形。附於物而見。心亦然。著物則火生。今使之一無所著。則後火不續。前火自散。此豈獨爲治目之良方乎。

詩以發揮人情物理。惟心地空靈者。始得道。若一腔膠漆。不知人情物理。爲何似。又說箇甚少。陵云。靜者心多妙。天下

懿言日錄

至

廣仁堂

有何事。不以此爲本領者乎。

人情物理。總是天機。胸中不具一天。如何說得人情物理。出乃知杜老真有見地。不可以詩人目之也。

余以詩正紫詮。紫詮云。大似詩人。惜不多做耳。此言切中余病。不多做。則詩境不老。余今讀紫詮詩。又病其多做。多做。則詩格不高。未免涉於應酬。有損性靈。唐人之詩。會養得神韻高。故不多吟。若如老杜。又不以此論。雖多不損其高。雖應酬不損其性靈。此所以爲詩聖也。

已上乙亥至丁丑錄四十條

乙丑禮闈分校日記

先是正月望後余以叔固生兄亮儔會試到都具呈本衙門告假院長不准發回典籍嗣於二十五日 上親試翰林官詹事以下檢討以上八十三人於保和殿中黎明散卷命二題一經史賦有四六序一首春懋勤殿應制五言排律十二韻已刻賜茶午賜飯傳旨進士們從容構思天晚當賜燭來入暮果傳白蠟高擎賜照余黃昏完卷出朝明日命中堂學士閱卷定次未稱旨又傳前十名覆試乾清宮 上親定甲乙以徐乾學爲第一余署名三十四

初六日禮闈考試命下凡與開列者皆入朝候旨忽傳發御

禮闈分校日記

一 廣仁堂

試卷於起居館俱赴內閣候諸前輩遲遲不至而禮闈命已下矣天安門外宣旨凡與名者皆不得復入看卷吉服至禮部例有宴以齋戒日徹恩賜金花表裏隨總裁入貢院至公堂列坐知貢舉同外監試檢點總裁同考官損箱乃入內簾坐聚奎堂內監試再細檢同考損箱乃歸房

總裁四刑部尙書張士甄戶部侍郎王鴻緒禮部侍郎董訥翰林學士孫在豐同考十八詞林與者毛奇齡勵杜訥張廷瓚沈朝初李孚青潘應賓蔡升元吳涵彭甯求史夔吳一蜚王九齡王喆生孫岳頌刑垣楊爾淑銓部梁欽搆農部羅衍嗣儀部盛符升 子武以儼齋例應迴避覆奏



再承優旨曠典也 歸房靜坐思是役固國家鉅典亦此  
生大節所關詞臣授職清華別無官守所司者文章之事  
其有補於朝廷之實政惟此典試一節尙存得人爲國之  
意若復苟且翫忽更何所表見乎余自惟一介之士由秀  
才而舉人而進士遞承知遇皆出自國恩又讀書禁苑備  
員清班至今日恭承簡命從諸先生後校文南宮亦出自  
國恩國家何負於我而尙不得洗心滌慮出剛腸鐵面以  
仰圖報稱可謂人乎余素履硜硜頗思淬勵然恐臨局迷  
眩或依回瞻顧其間一朝失足沒世不能雪其恥悔無及  
矣故宜重加提醒深自警惕也

禮闈分校日記

二

廣仁堂

初七日監試索親族應試宜迴避者書固叔亮兄與之以不  
才之故累兩公遲三載飛騰於心終不安但事前無倖得  
之想告假不准院長之意而輪點出自睿裁固不能爲之  
計也 總裁傳上堂各擬策問一道且言近科文風稍下  
亟需挽揅衡文以明理爲主 近科文運變於庚戌而盛  
於癸丑丙辰以後漸流粗莽至今日更欲決辛丑之餘波  
救目前之濫觴矣大抵厭羸豪謂宜歸之於正大病枯寂  
謂宜救之以渾古二者各有流弊正大或失之平板渾古  
亦托於形似必以先正之體裁運古文之節奏理醕而肆  
神逸而清發經史之英華抉聖賢之闢奧斯爲名世榮世

之篇已 以神氣勝者從容淡折蘊藉風流文品之最高  
我思其人慮作者難識者亦難若昌明博大聲宏而實茂  
者吾所愛也驅經役史書卷之氣盎然於楮墨間者吾所  
愛也等而下之或氣局不高而理則酣暢或涵養未到而  
致則清矯吾甯取焉爾至於俗而庸庸而陋亂而無序枵  
然而無有者皆在所屏矣 吾所取者求爲海內其賞吾  
所棄者求爲斯人心服

初八日上堂隨總裁告天讀誓文儼齋子武別有誓 欽定  
四書題下望闕行禮首題顏滯問仁一節次題仲尼祖述  
堯舜全章三題聖人百世之師也全節 總裁命擬經題

禮闈分校日記

三

廣仁堂

同考同經者每題公擬十道呈總裁酌定掣籤儒士寫五  
經題進呈五鼓望闕行禮刻題紙發外簾向例四書五經  
合刻是科分刻書題用黃紙經題用白紙

初十日書論文一則囑監試轉呈總裁 文章先辨體裁有  
古文之體裁有時文之體裁時文起於明代先輩創爲之  
體裁與古文略異王唐瞿薛諸先輩於經史古文無所不  
讀然于時文用經史義蘊而不襲其語運古文氣脈而不  
襲其調體裁之異也蓋諸先輩既能讀書又能養氣讀書  
以充廣學識養氣以磨鍊性情時文代聖賢口氣闡發精  
理或深探性命或詳述政體固非薄學淺識所能道而其



中聖賢語氣又有高下淺深之不同分量恰好又非性情養到者不能體認深細也先輩講涵養之法最精瞿昆湖自言臨場不多說一句話不多走一步路如雞之抱卵龍之養珠故其文春容大雅冠絕前後學能讀書者已少卽能讀書亦不知養氣故啟禎間大家輩出各露才情意氣如婁東二張專用六經梅邨臥子專用史漢卽醅正如陶庵猶不免抄襲經史其不若成宏嘉隆諸先輩者讀書而不能養氣之故也若國朝文運初年儘有佳者浸淫至辛丑而油滑膚浮枵然無有庚戌廓然大變而癸丑絕盛自後爭趨靡莽一味叫囂而按之全無實際至今日正風

禮闈分校日記

四 廣仁堂

會轉移之一關也矯其弊者謂宜仍以清虛救之其說未必非但救弊之法最難懲其陵駕則必範以規矩戒其喧囂則必正以嚴靜又恐不善體會漸流入膚浮油滑一路仍是辛丑以前面目豈非一弊未除又生一弊乎愚謂今日之文惟在正體裁法先正崇尚讀書養氣之士以不使才情不逞意氣而苞含廣大蘊藉風流者爲第一昌明博大實茂而聲宏者次之風華典則書卷之氣盈于楮墨間者又次之其餘則理明而暢致清而矯雖妍媸互見亦在兼收若不逮是其在所屏矣愚不知文得力舉業甚淺猥承分校之命聊書數語自警兼求正諸先生云

十一日上堂擬二場題 表題儼齋所擬迺 上幸闕里躬  
祀至聖先師孔子禮成命聖齋講大學周易御製七言律  
詩一首榜題萬世師表四字勅留仗前曲蓋恩賞有差羣  
臣謝表業同論判題刻印將進呈矣忽傳旨發欽定表題  
一道聖意更親切有味重寫付梓止進呈論判題望闕行  
禮如首場例

十二日上堂分經房掣得尙書輪第四房向例會場不避本  
經茲番更經調閱監試意也 申刻始有卷閱本房分得  
五薦者一彼四南七義停勻可以入級

十三日上堂閱卷二十四薦者四最得意卷表六北也幽然  
禮闈分校日記 五 廣仁堂  
以深清超獨絕方之伯牙之琴其餘羔五北七義光潔特  
九南古氣清矯器陸南簡湛無閒筆各臻其勝

十四日閱卷三十五薦者三俱南卷使四簡淨純熟絲十沈  
著然皆非心賞欲五全用散筆喜其清疎乃以第三義直  
抄坊刻駁出

十五日五鼓進呈三場題行禮如首二場例 閱卷四十薦  
者六短九南明快少年文也讚五雅貼欲三靜密絲四高  
闊有偶儻不羣之概首作兩板氣勢滔莽微嫌其不劃然  
兩意次義三義理法兼至雄渾可以作魁總裁亦賞其高  
駿已命中矣已上俱南卷羔一北蹊徑少別然多不老成



處端五北氣局蒼莽再閱始賞之聞各房薦卷總裁駁者甚多儼齋言余薦卷內尚有疵句誠或有疵但徑尺之壁微瑕何損尚冀虛心按之毋易批擲此時汲引胸腸若將加膝所謂養子方知父母恩也抵暮復薦一卷谷二北理足氣酣知其積學經義皆有根柢卷已送完本房共分一百三十三卷未閱者二十九卷耳

十六日閱盡首場卷薦南卷羊八豐滿條暢有靜思暇氣苦心烹鍊之作也中卷禍五文思亦沛然前後共薦卷十七後不能益矣所薦卷雖無萬分滿志者然有雄渾者有雋

永者有清快者有鍊密者固已衆美畢收矣總裁之去取

禮闈分校日記

六

廣仁堂

未可定然此心如青天白日空洞可照而搜羅詳盡庶幾無纖毫遺憾不負生平不愧衾影者此耳總裁又敕各房細心搜覽意在奇警踔厲之文年來士子全以馳騫爲能造謁干請爲事鮮有能讀書服古者安所得奇警踔厲之文而取之苟得雷同白茅彌望實可爲世道之憂薦紳先生平時不能以古學倡興天下聽士子巧倖成習束經史不觀以致人才婬陋而欲取辦一朝豈可得哉

十七日覆閱存卷細加物色自問無遺珠之歎矣

十八日送進二場卷檢閱薦過表六羊八器六論表俱清穩

雅稱餘則平平

十九日點落卷竟日疲甚

二十日總裁以各房尙少佳卷命同經越房搜閱方麓書三房坐近以數十卷傳示竟無佳者詩四房羅慶餘密示落卷爲拔情二逐五夏四面四呈薦惟夏四得中 三塲卷亦送到檢得羊八五策淹博古雅如獲異珍知首塲已批中得此佳士可不憾矣

廿一日表六策洋洋纒纒亦未易才與羊八可稱聯璧器六典核谷二條暢知爲宿學無疑 總裁又嫌各房少佳卷命每房呈落卷四十覆閱終無佳者主司求才之意殷矣

廿二日房首定表六卷列在五魁矣總裁頒示易一房易四

禮闈分校日記

七

廣仁堂

房詩一房首卷三義俱出人頭地是科文風之盛已見梗概矣

廿三日總裁定五魁卷尙嫌表六未愜意推敲良久余不敢有言然終無出其右者迺發原卷磨對循環諷繹神韻高超洵異才也正心賞閒總裁又以次作結語未穩再命更易余乃言是卷逸情曠致灑然出羣置之前列榜爲動色且向例五魁無脫北卷者北卷中得不以此爲翹楚乎總裁乃止

廿四日總裁以是科欽定試題擬將十魁卷進呈候上定甲乙撥儒士另錄淨本先是題定二十九日發榜聞駕幸鄭



州往返需時遲恐後時乃力督儒士繕寫并代謄三場五策竟日竣事辛勤已極

廿五日五鼓賁進呈卷送總裁校閱黎明拜疏

廿六日點落卷畢三場聯釘發下中卷本房中南卷四羊入器六彼四短九北卷四表六羔五谷二端五先是不知本房應中南北卷若干故呈卷十七內北卷僅居其五是日始算定書經每房中八卷南北相半總裁乃言北卷呈者已抹去其二索於落卷中再呈余是時落卷都已置評不得復薦無可如何強總裁仍中端五卷置之榜末是夜總裁定草榜

禮闈分校日記

八

廣仁堂

廿七日發下呈堂不中卷他無所憾惟絲四南氣勢磅礴顧盼英偉前薦時固極心賞諸總裁亦曾擊節墨圈甚多不知何以忽棄之因上堂詢其所由知總裁互有意見乃故抑之非病其文也愈益扼腕再四向張董二公言之終不能化佳卷難得諸先生悉之久矣乃以城府遷怒遂使高才爲卞泣以人事君之義恐未然也

廿八日場中事竣專候進呈卷到申刻旨下禮記卷拔置

第一有御筆云朕未習時文略觀大概此卷時文格局醇正二場工穩三場議論好又云如有未妥卿等再詳加斟酌睿懷虛慎亦可見矣本房表六卷欽定第五名西

刻知貢舉同大宗伯外監試提調官俱入內簾相揖就位  
外簾送入墨卷照號檢出各置同考几上第六名折起至  
一百五十名然後倒拆五魁會元陸肯堂蘇州人也 表  
六北第五名孫勳山東德州人辛酉解元羊八南第二十  
二名李殿邦湖廣孝感人器六南第三十四名沈藻江南  
華亭人彼四南第五十名馮瑞江南婁縣人羔五北第八  
十四名魏都山東利津人谷二北第一百十四名何朝宗  
河南息縣人短九南第一百十九名張召華湖廣華容人  
端五北第一百五十名武令謨山西孟縣人 詩四房中  
夏四北第一百四十九名李永紹山東甯海人 五鼓拆

禮闈分校日記

九

廣仁堂

完天明發榜有宴少坐先總裁出場

填榜後檢查外簾號簿知絲四南乃湖廣衡山縣人唐崇  
勳也欲三南卽丁巳同年戴紱是科鄉榜中者止藝初一  
人最爲寥落而丁巳五魁兩科來已雋四人此番繡臣入  
彀則圓滿矣天故靳之付之浩歎禍五中江南霍山縣人  
王夢求乙卯河南榜首有言其人風流灑脫固是俊才不  
得收之藥籠皆憾事也

外落卷恃九南龔衡江西進賢人甲子舉人使四南何方  
升福建惠安人庚申舉人絲十南祝文郁江西德興人甲  
子舉人欲五南梁日暎廣東登海人辛酉舉人讚五南葉



鳳苞浙江長興人甲子舉人羔一北冀霖山東臨清人甲子舉人

三月  
初七日 何朝宗來見壬子北榜舉人健庵先生所得士貌樸而叩其中有所積非空疎之士

初九日李殿邦來見孝感相公至戚其尊人相公受業師也觀相公之爲人可以想其師範而殿邦之得於庭訓者亦可知是日相見閩閩侃侃絕異流俗 沈藻來見乙卯舉人與建伯兄同門器宇謹飭亦潛修士也

十三日孫勳來見恂謹無名士氣

十四日馮瑞來見雲間老名宿困躓場屋三十年矣

禮闈分校日記

十

廣仁堂

十五日張召華魏都來見

十六日武令謨來見 領唐崇勳落卷詹麗朋語余此子場後自負必得揭曉日浩然南歸豈知余闈中有如許苦心聊存其卷以俟他年相証耳 閩中何方升感知己之遇來見壬子拔貢庚申舉人本姓陳惠安人也

七月  
初六日 晤三河縣令彭鵬字無山福建莆田人庚子舉人春

闈試卷屬余書四房七義簡練俱三百五十字而謄錄訛者每篇不下數十字故不敢薦乃此君以揀選得三河昨見顧攜其舊刻并制藝附遺卷七義悉遵評閱有自識絕不作怨望語所刻敘甲寅乙卯閒耿藩煽亂偽檄敦迫赴

選稱疾堅拒至於絕粒匿影山中累年不出人亦奇矣是日見其貌清癯古削言論真樸深致感激欲執弟子之禮余方以掉臂相失負愧卞和而此君愿言生平知遇之難以是番閱卷精細識余憐才苦志余滋慙矣三河地衝而疲又自言他日臨治之難撫髀三歎余進之曰觀子之言察子之志以道義名節自持不欲以溫飽居官者何慮地之瘠爲古不云乎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天或將任之以大而先嘗之以艱也子其勉之越一日又來顧堅執弟子之禮余辭弗獲

禮闈分校日記

十一

廣仁堂



